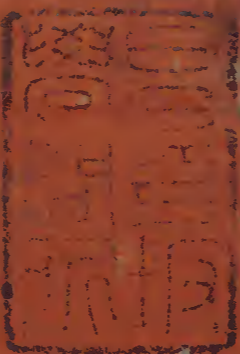


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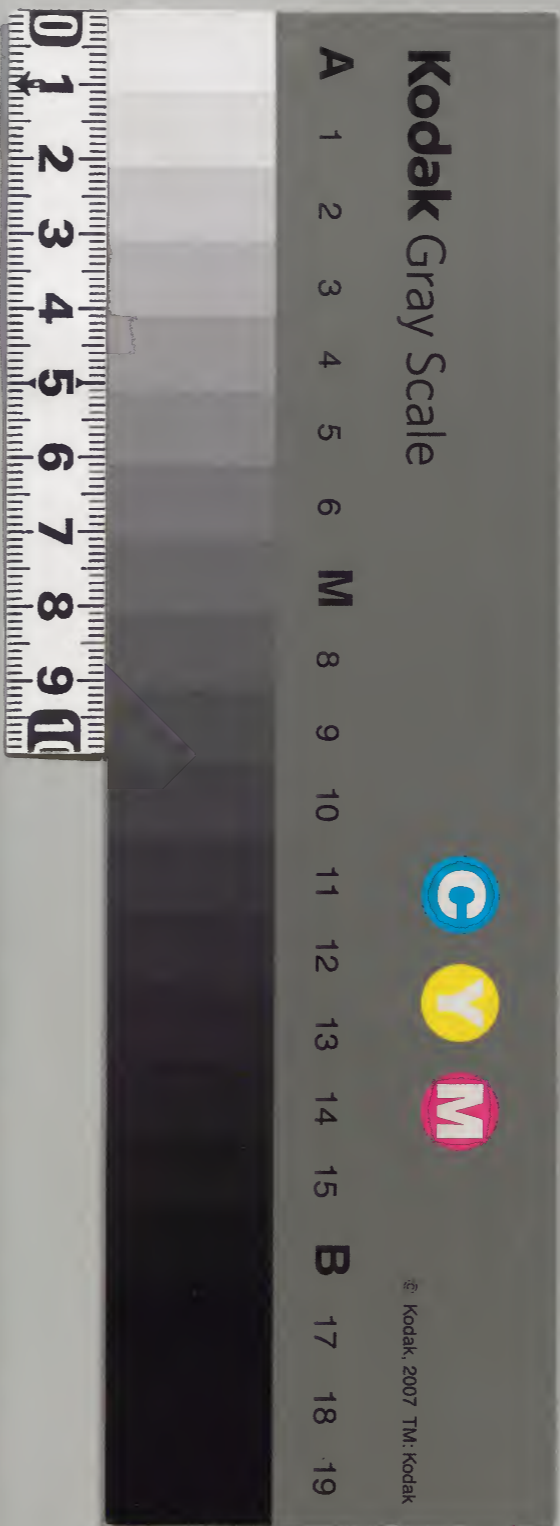
傳四十三之五



			漢書門
		二四	類
	八	一	
	二九	號	
五	冊	函	

內閣文庫			
二九	二四	漢	
函	五	書	
四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1
冊數	50 ( 33 )
函號	279 80



大德曰道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日  
道  
則  
可  
卷  
而  
懷  
也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

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豫時政不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

足蒙垢出身以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崖嘉聞而止之

日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及其止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三



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

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

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太

原閔仲叔者謝沈書曰閔世稱節士雖周黨

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

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

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

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

而已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

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

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復

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

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

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

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

城在今代州 雁門縣也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問光

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

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

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

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

執法以檢下檢無案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

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

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

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

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

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

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

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

居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

已以成其道焉詭達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列其風

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

燕見獨行變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也欽頤

篇周嘉傳頤曲頰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九反欽或作頰音同其母欲棄

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

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唇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頰頤蹙頰興我宗者乃

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鬚髻而知廉讓鬚髮也禮

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十歲

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

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

曰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非身所耕

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

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舉孝廉賢

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

纁羔幣聘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及南陽

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

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

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

商山見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

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送敬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遂辭疾而歸送敬

為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謂送其所致之

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即出

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

已不主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廝賤

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

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

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

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

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變良年皆

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

慎陽國而流俗書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

此或作順陽者誤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時年十四淑竦

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

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一作閔所未及勞問逆

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閔曰見吾

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

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

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

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

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

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

存乎心吝貪也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

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

南先過袁閔劉放曰案袁閔字奉高閔字

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

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

叔度乃爾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

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汎叔度汪

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清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

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

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

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疵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高為

疵作此者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

古字通也全一無德而稱言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

將軍謚曰穆侯汪生以為憲隕然其處順易

辭曰坤隕然示人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冲

簡矣隕柔頽貌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

言淵深不可知也宗議其方廣雅曰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

辭曰頽氏之子其故嘗著論云易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列

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稚少為諸生學嚴氏春

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

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禱時俗閭里服其德五辟宰府三家貧常有耕稼非其力不食恭



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  
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  
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  
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  
曰晉三郟害伯宗諧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  
子曰郟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  
絕之不止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  
王之詩  
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挺俊乂為陛下出  
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

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闕見袁安傳  
謝承書曰闕

少脩志節  
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  
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

操持京氏易韓  
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

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

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

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孰為先

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

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  
曰蓬

生象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

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

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

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負笈

赴吊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

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

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醢酒

畢留謁則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

不見喪主不見喪主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第容輕

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不

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什也維繫也

一人可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

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列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我賢者行所舍主人

之餽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薦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

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

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

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

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

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嚴厲

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

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

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嚴厲肱感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

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

係嗣當立乃逸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

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

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

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

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

還

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  
 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怒又未聘娶  
 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  
 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戰刃曰  
 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果物而  
 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  
 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但掠奪衣資而  
 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  
 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  
 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  
 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遠  
 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

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

韜韜也

言感眩疾不欲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

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

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

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

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

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

中大夫詔書至門

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

之氣以狀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  
 為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失其肱使家人對云父病就醫遂羸服閒行  
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  
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  
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

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

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

玉為父報讎也緱姓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

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

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

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

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

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鄉

人稱羨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列辟乃辭讓之曰申

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

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

不為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

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

不為窮達易節

易曰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

郡召為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

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

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

之閒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

護送

專謂符牒使人監送之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

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

帳下葬處

互相

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

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

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

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孝反

因振手而

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

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訐謂橫議是非

坑

也評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子孟

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鑄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史記

由橫議而敗之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

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

以為棟也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

百入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

杖

坐事繫獄豫列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

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

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

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

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三載

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

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

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

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

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

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楚在

接與歌而適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人閒吟典

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

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

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陽夷齊所隱山也蟠

不谷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

詔之子也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

見韶傳

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

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

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

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

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

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

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

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



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日考槃在阿碩人之  
適曲陵曰阿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戈反  
韜伏明姿甘是堙堙沉也驥驥沉也

高志平山十四卷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後漢書五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

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

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

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鳥所搏墜於樹下為

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

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習歐陽尚書

孫繁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龍蔣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

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

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

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荅州

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

與母居假地種殖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

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

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在賢家續漢及

謝承書鱣字皆作鱣然則鱣鱣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

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鱣也

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

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

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

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列茂才王密

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无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此以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

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是日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人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毅嬖倖充庭日賤而得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授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

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片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

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日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亂極外交

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

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

拈婦喪國詩大雅日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

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

貶之以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

伯議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

養論語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易日無由遂

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日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

猶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

在下水在上離之象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

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

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

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日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

日婉孌少貌變好貌也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

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日鶴

鳴誨宣王也鄭文注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大東不興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王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亦於東大亦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人亦勞止迄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可小康也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泗護水王飲之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從曾孫

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父死子繼兄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

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  
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  
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  
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心震曰如朝廷  
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  
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  
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

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  
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  
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  
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  
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荒虜鈔  
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  
之特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

面西頭門也坊也宅里即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

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

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

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威共權屬

託列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

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

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

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

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

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

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

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

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辰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

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

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的懋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非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

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誼譁衆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

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

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義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

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

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

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

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

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



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

立之於朝帝王記曰堯置敢諫之木殷周哲王小

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

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

全騰之命以誘為堯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

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

春東巡狩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

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

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也且鄧氏故吏有恚

恨之心震初劉騰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

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

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

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

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

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常分

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

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

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采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

吏於陝縣留停哀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

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

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

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

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

錢白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

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葬畢乃飛去

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

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胸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

尉震正直是與俾匡特政而青蠅點素同茲

在藩

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汚白使黑汚黑使白

喻佞人變也上天降威灾青屢作爾卜爾筮惟

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

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趨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守丞

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入

立石為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

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荆川

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

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

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

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揚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尤

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

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

有切勤及李催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

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催催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

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

成亭侯

亮舊宅在閩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

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  
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  
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  
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  
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亭音莫老反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  
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  
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

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

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

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

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

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馬之詞天不言

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日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

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

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

軒鑾旗

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萃卦詞也假音格諸侯如

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齊莊公外崔杼

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

法服謂天子服

華蟲藻火粉米

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等威儀有

黼黻十二章

侍衛守空宮紘璽委女

棄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那太

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涇城界中夜玄服

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侍上至欲為逆

發覺伏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弈世受恩

誅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

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

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

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

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

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

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

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寡并日而食任

誠故孝廉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年冬復徵拜

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

以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

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

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

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

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間丘來

昔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

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

惡大愆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

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

久早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

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

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

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

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遂

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日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

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

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属

○劉放曰按文多一在字

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賞罰於是重

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

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

任謂保任

布满天下

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兼與司空周景上言內

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

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

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

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

章退貪殘塞灾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

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

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

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

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

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

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

帝怒臧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

為池澆濯覺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

日下無覬覦林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

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

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

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川刺史以

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川刺吏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

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太微

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

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

尚書臯陶誡舜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

人在知人在官人也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

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

遙言宜王官失其人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

賢者乘白駒而去之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列刺史累有減罪  
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  
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乘奏參取受罪減累  
殺億計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  
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室參  
又與同郡諸王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  
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持捶殺以人  
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  
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  
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  
稱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  
官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寢

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

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奢饕僕

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為秦相國後富於  
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

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

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

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

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  
公子也與邴歆之父

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振而刑之而使歐漢納  
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歐以扑扶職職怒歐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  
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  
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河以書  
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  
淫女卒為後敗也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  
屏斥投畀有虎屏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劉放曰正文有  
當作豺注無它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  
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  
屬問之  
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宮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

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  
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  
人披言也鄧通懈慢

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  
文帝幸臣

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  
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其弄臣君釋之漢世

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

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

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

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  
瑩陪陵子賜瑩瑩不惑尚書不惑詰而不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  
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  
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  
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  
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  
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

光

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

少府先祿勲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

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

徵則五福應

休義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各徵則六極至

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貧五日惡六曰

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

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  
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  
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

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倂作俾俾使也義亦

通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詩云惟虺惟蛇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

女子之祥詩小雅也故春秋兩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在

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

南門中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

時昭公宣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群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

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

之祥鄭昭公殆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以女子敗矣

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歎而傷之此事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

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官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陞

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六五日帝乙抑皇甫之權

歸妹以祉元吉也割豔妻之愛

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

後漢書卷四十四

三十一

後漢書卷四十四

位也詩云皇甫卿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

士豔妻煽方處也殷王太戊時桑穀死景公時

戊宋景其事甚明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

熒惑守心修德而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灾

星退舍並見史記

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

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

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自理也蒸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

一日二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日萬機

明慎庶官俊人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日三載

也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者

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

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日陟彼

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苑

困觀鷹犬之勢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

作色荒外政事日墮許規大化陵遲陛下不

作禽荒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

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而欲以

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

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

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

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宜絕慢傲之戲念官

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

日貫魚以官人龍言王者御無令醜女有四

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

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

少髮折腰凸胷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

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

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

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

臺五重萬人罷極出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

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沉湎以

夜繼晝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

比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

傳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

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

夫光緒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

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蜺帝惡之

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戴引賜及議即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戴

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  
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狀下拜為黃門給事中  
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

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以微薄之學

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闢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

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

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於崇山其土也回綠信於黔遂商之興之禱沉於於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

杜伯射王於鄆也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

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

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螭者也韓詩

序曰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詩  
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

臣子為君父隱蔽故言莫於中孚經曰蝮之  
之敢指蝮音帝蝮音董

比無德以色親易替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此

無德以好色得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

下並怨譖誹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

今復投蝮可謂孰矣孰成案春秋識曰天投

蝮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

注曰投霓加而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於四

紀獸帝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姬宮春

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  
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

右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  
山君位也虹蝮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

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易曰天垂象見吉

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

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今妾媵娶人閹尹之

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

子離蟲篆刻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

壯夫不為也鳩儻功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

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



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  
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  
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  
詩曰高岸為谷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  
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詩大雅序曰板  
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瘁蕩召穆公傷  
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也虺蜴之  
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陽詩政  
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益之詞幸賴皇  
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

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

改而銷介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

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

臣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違

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

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

其悽悽之心哉悽悽猶勤弼書奏甚忤曹節

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

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劭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  
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  
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  
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  
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  
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杜預  
注左傳曰衍沃平義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  
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外

之苑已有五六

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

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

宜惟夏禹卑宮

孔子曰禹惡衣

服卑宮室也

太宗露臺之意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也

以尉下民之勞

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  
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

人以為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

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五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日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

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

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

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

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

戰而廟勝得策多也未賜遂上書言之會去

位事留中謂可論事留中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宮閱錄

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

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晉

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列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

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

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

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

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

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

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綈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

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

德

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挺生也九德即臯陶謨九

詩大雅曰文王初載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

毛萇注云載職也

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

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

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

土未荅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禮設太山其顛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

位特進

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

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

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

輪輿不巾不蓋菑音側事及菑音捕也前後部鼓吹又勅

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

侯車倚鹿伏熊黑轡朱班輪鹿文飛輪九旂

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劔持象戟為前列二百

石長導從至門下五丈賊曹功曹皆帶劔車

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劉放曰注案後

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

督盜賊功曹皆帶劔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

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

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

五車也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

焉子彪嗣禮書而小祥又甚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

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

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

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摧官

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摧解見靈帝紀彪發

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

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

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

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

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

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

詩云如沸如羹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

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

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

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六兵驅之可令詣滄

海

言不敢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

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也

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

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

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

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

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

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

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

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

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

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

代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語

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

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

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

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

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

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

甚衆○劉放日注當在見操日下將作又當云融見操日云云少融見日三字

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

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

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

慶餘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綏搢紳說文

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搢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睿智輔相漢朝

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

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

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

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

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擊不復行積十年後



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

愛前書曰金日磾十一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日磾適見之惡其操為之改容脩字德祖好

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

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摠知内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

交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

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

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

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

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

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

知狀廉察也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

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

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

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

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今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

世所貴不及揚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

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

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

責深也延光之閒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

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

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

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嘗父子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

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

忒也

脩雖

才子渝我淳則

渝變也。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脩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高之

揚震列傳第四十四

王師道校正

章帝八王列傳第四十五

范曄後漢書五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

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閒孝王

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

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

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

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  
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  
樂安國士卑涇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  
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  
桓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奉鴻祀惲蠡吾  
侯翼子  
河間王延熹八年惲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為廩陶王食一縣惲後因中常  
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  
復為勃海王惲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

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得  
卒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音中黃門董騰  
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剽疾王甫司察  
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熹平元年遂  
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  
書音義日即若肅獄也使尚  
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  
詔冀州刺史牧惲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  
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惲惲自殺妃妾十一  
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

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  
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  
蜀江夏郡也

以建初四年封

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

風平陵人也

昌文帝時為中尉以  
代郎功封壯武侯

父楊以恭

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

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

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

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

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

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

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比陽主  
東海王

疆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丑政反  
廣雅曰偵問也

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

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  
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  
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  
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  
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  
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  
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碻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原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

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

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

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豈若嫡后事正

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

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專讀日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

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帝猶傷之勅掖庭令

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

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

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  
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  
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  
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  
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  
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  
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  
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

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

文謂

帝誅薄昭武帝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

誅竇嬰故事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仞其第又賜中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

前書音義曰中傳官者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

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

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

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

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

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  
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  
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  
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  
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  
帝母梁貴人  
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沒終齒  
年也後上言  
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  
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  
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

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

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日父  
兮生我母兮

鞠我顧我復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日  
蓼蓼者莪

我出入腹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詩國風日  
凱風選

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  
不決之意也懦

音仁亮反東觀  
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傳衛訢私為臧盜千餘

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

師傳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訖減財賜慶及  
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  
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  
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  
中大夫續漢書日中大夫秩六百石無負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  
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日寡人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字也  
劉攽日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按文少一日字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既以  
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蜀也悲懷感傷蒙

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也蓋聞智不獨理  
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  
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  
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  
遠慮不虞襁以繪帛為之即今之繻小兒繻也繻音必衛反留慶長子  
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  
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  
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隸為人

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  
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  
和帝賜諸王宮入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  
賞傳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  
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  
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  
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  
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

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  
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  
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帛祭又  
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  
制也恭王疆葬贈以殊禮升太后使掖庭丞  
龍旂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立子愍王虎威嗣永  
初元拜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  
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

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  
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  
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即千乘王仇之子太后  
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  
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  
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  
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  
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  
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

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  
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  
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  
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  
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  
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封女  
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  
父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平氏長公主餘  
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

小貴入印綬追封謚宋楊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荆

也楊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

卿校待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

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

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

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

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放日案文

少延平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

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

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

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宦

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

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

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

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宮司

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

嵩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

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  
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  
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車陵  
王安平德王河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  
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  
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  
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  
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  
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  
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  
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  
及帝崩乃就國末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  
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  
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  
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  
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

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  
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  
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  
是為釐王釐音儻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  
本初元年封次第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  
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  
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  
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批沐體生瘡腫諒闇已  
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

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

之使競為善也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也匱竭也類

善也永長也言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

今增次封

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  
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  
十一年國除

### 河間孝王開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  
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

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

王勝祀勝和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

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

恨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沉景有疆

能稱故擢為河閒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

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時立問王

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割放日王不服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

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

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

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

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

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文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

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

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

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

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

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

北河閒王諸子詣京師竒翼美儀容故以為  
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  
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  
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  
闕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閉門  
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  
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  
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閒孝王為穆

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  
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  
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  
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  
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  
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  
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閒  
孝王子封卒子長嗣劉放曰案紀長作長  
○劉放曰案紀長作長  
○劉放曰案紀長作長  
○劉放曰案紀長作長



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  
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  
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  
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  
陵廟曰奐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閒  
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侍持  
節之河閒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閒安王  
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  
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

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

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

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

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  
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  
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  
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  
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

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離文

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章

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

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

子河閒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

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

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

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

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景八王列傳第四十五

景天玉佩新集 寧國路學正王

師道 校正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rchaic Chinese script, likely a collection of poems or essays.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multiple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a different script or dialec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

文化茂辰

